

時阿羅邏讚言瞿曇希有此心大德云何於世間中能作如是速疾即生無常之想希有希有能見真實大德利根聰慧易悟若能如是明了見者是名真見若異見者是名誑惑如仁所言為飢求食避蔽風雨以此寒熱暫易奪故世間人心即生樂想又復歎言仁者

瞿曇真是法橋任持大器我雖傳聞先觀弟子堪受法不若能堪受然後為說種種諸論如我所見仁者今日則不復然俯仰云為深得進止不假須觀如我論中有真實義盡為仁說

亦時菩薩聞阿羅邏仙如是語已生大歡喜

而重問言尊者大仙今日未知我之孝心忽為我作如是妙說我知是相雖未即益今以得利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欲見於色而得光明如人遠行須得善導如渡彼岸須得船師尊者今日顯示我心亦復如是唯願尊者更為我說尊者所知云何度脫生老病死

十四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一

業一

捐音嗚咽於音烏酸蘇官沒溺的嬰孩
上一盈反下特牛字上音犢牛下音讀劇音喘
反軟蛟龍交音娛樂思上音螫呼各反擊與字迴

還宣下似鞭捶委下之罰音勤劬下音抓反之巧棘
棘居力尖反子廉迭徒結枳止音綏維音自撲下音滿
剛鞞反下音更去羅反賀反跌夫音蹈盜音輻福音虧少
顧眄題下音上靡彼下音訖反訊二音鋪反鋪反罕反罕反相兒
二音勞曠野泥上音昵反日罕反管反餌反仍志相兒
下兒蔽反必悌望上音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業

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問阿羅邏品下

亦時尊者阿羅邏仙人善知菩薩心有至德更述已論決定悉擅而說偈言

瞿曇沙門善諦聽 我論中說總悉擅

一

如今雖在煩惱中 如後自然還解脫
尔時阿羅邏說是偈已作如是言凡衆生者
此有二義一者本性二者變化合此二種總
名衆生言本性者即是五大其五大者所謂
地大水火風空我及無相名本體性言變化
者諸根境界手足語言動轉來去及以心識
此名變化若知如是諸境界者名知境界言
能知彼諸境界者是我能知思惟我者是智
人說而說偈言

若有能識諸根塵 是名善知彼境界
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說思惟知
尔時阿羅邏作如是言思惟我者其人即是
迦毗羅仙及其弟子以自度量此意境界波
闍波提仙人之子名曰深意所見亦然如人
數數生老病死受諸苦毒深諦知已爲他解
說令其遠離思惟此理應當了知一切無相
又復說言因煩惱者所謂無智愛著諸業如
是等業屬煩惱因此煩惱因則有四種此人

不能解脫生死以其未離諸煩惱故四種云
何一者無信二者著我三者有疑四者無定
以有餘殘則無方便深著世間恒常墮落以
如是故處處受生
言無信者常行顛倒應如是知而反不知是
名無信

言著我者云此是我稱彼非我我如是說我
如是受我行我住我相我身如是名我不自
覺知是名著我

言有疑者此是以不惑疑一切止是一物猶
如泥團是名爲疑

言無定者如是如是是是亦然非是亦然心
意覺相一切諸業是衆是我是彼是此是名
無定

又餘殘者未知勝處未覺始覺未證自性始
證知故是名餘殘

又復說言無方便者即是無智以無智故不
解方便無方便故不能顯示以是義故名無
業 本二十三 二 供

方便

又染著者謂無智人見聞觸覺即生染著或時意著身著語著或意業著一切境界應不著處而惑著之是名為著

又墮落者我是彼處彼處是我若有如是思惟念者是名墮落以是因緣墮於煩惱是名

無德是名無智是名五處苦惱無樂此無樂

處所謂黑暗愚癡大癡有二雜住是名五處

言黑暗者所謂癡墮言愚癡者所謂生死言

大癡者所謂行慾所以者何此處假使有大

德人猶尚迷惑不知醒悟故名大癡二雜住

者所謂瞋恚復二雜住所謂懈怠無明眾生

不如是修迷沒染著此五處所住於煩惱苦

海之中順生死流我見我聞我證我作我教

他作我如是至以如是心如是意故輪迴沒

溺於煩惱海如是四種纏繞裏結於煩惱中

言無因果大德瞿曇仁應當知如是諸事而

說偈言

若人欲得正見知

四禪清淨解脫處

心若覺了彼智已

知諸真聖及非真

如上分別應當宜

是故名為四禪解

能捨諸行及無行

此即知無字句名

以是彼處大梵天

說於世間諸梵行

若能行此梵行者

即當得生於梵宮

爾時菩薩聞阿羅邏如是語已復更重問其

方便行若行方便所至之處及以梵行修行

當行行處行法尊者為我一切解說

爾時阿羅邏依已總論義例宗體一切皆向

菩薩而說仁者瞿曇凡欲修行應捨宮宅依

出家儀乞食活命發弘大誓修持戒行住於

知足隨所堪辦衣食卧具閑靜住處獨行獨

坐如諸論中智所知見貪慾瞋恚愚癡過咎

見已遠離厭惡諸慾受最快樂調伏諸根入

於禪定當於爾時遠離諸慾遠離諸患空閑

之處生雜分別即得初禪得初禪已還復思

惟如是分別漸漸得樂既得樂已生是寂定

還依因此寂定之力意重厭離慾瞋恚等既
數厭離心轉喜歡既加喜歡增長於智是時
即得生大梵宮生彼處已還更如是思惟分
別此亂我智還復棄捨既棄捨已得第二禪
生大歡喜得歡喜已見心被大歡喜所逼轉
求勝上即至光音至光音天見受樂處至彼處
已厭離喜樂既離喜樂即得三禪到三禪中
即轉勝下遍淨諸天一向受樂若能如是得
樂已捨不受不著即遠離諸苦樂之處得第
四禪既離苦樂及攀緣心一切皆捨
復有人以自慢心故求解脫相欲得出過四
禪果報故內思惟此四禪法廣果天中所受
果報此是鹿智思惟觀之又如言彼人思
惟如是事已從三昧起見其身色有諸過患
欲捨色身求上勝智故發是心彼人如是捨
諸禪已進求勝處而發此心如前所說捨諸
慾事如是捨離塵色身故發厭離心彼時即
得身中所有虛空無邊分別於彼一切色相

又色相內及樹木等所有諸物悉皆分別無
邊虛空得如是等一切色處明了分別無邊
空已即證勝處而有偈說

如是微妙大梵處 一切無相常無言

智人說彼解脫因 即此名為涅槃果

亦時阿羅邏說是語已白菩薩言仁者瞿曇

此即是我解脫之處及其方便我今為仁顯
示已訖仁者若心意喜樂此法如我所說仁
可領受而說偈言

如是清淨解脫法 我今知已復廣宣

仁者心意若喜歡 唯願依此領納受

時阿羅邏復更說言乃往昔時耆沙仙人

求毗踰闍那仙人 別情言 波羅奢羅仙人

他等及餘諸仙皆共稱說是解脫法亦復同

乘此解脫法而得解脫仁者既是大智丈夫

堪行此法行此法已能得善處解脫報果

亦時菩薩聞阿羅邏仙人所說梵行之法受

持而行欲沙門行求沙門果故行此法即便

證知而菩薩從阿羅邏口下聞說法已信行此法不違不背亦復不言我先自知但受持已思惟此法增進更發堅固智心求於勝處既見勝處亦不生慢譏毀彼仙但自思惟非獨阿羅邏有此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獨阿羅邏有精進行正念三昧及諸智等我亦有之乃至智等我今可求如阿羅邏所知證法已向他說分別顯示及作勝處

今時菩薩於阿羅邏所說法行皆悉證已知見而行然菩薩聞彼等諸法無多勤勞須臾時頃而盡得之知行能說宣通顯示一種無異本五一今時菩薩即更前至阿羅邏邊作如是言尊

者阿羅邏尊能如是自證法智向他人說所謂求生無相之處作是語已時阿羅邏報菩薩言長老瞿曇如是法智我自證已向他顯說宣通開示

菩薩復言我從尊者聞此法已如尊所說我信知行已證此法若有智者知行境界亦應

不捨如此之法但我所見此法雖妙未盡究竟所以者何我意如是觀察思惟此法猶有變動之時但此境界本性如是知已此智雖是無智更欲生別其餘諸法然尊者說雖言我得清淨解脫若分別觀是因緣法遇緣還生非真解脫猶如種子非時而種藏在地中

若未順時無有水雨芽則不生若依時種潤澤調適諸緣具足合和即生今此亦然但以無智者於愛業如是等法捨已分別言我解脫但有者我皆悉須捨即便捨是無智愛等業無合處此等捨已雖得勝前未至真處但行分別有我之處彼等微細三事會有以彼微細諸煩惱故復更別有不用之處壽命長遠分別故言我得解脫而說偈言

因諸過患微細故 所以受不用處身
壽命劫數既久長 便即說我得解脫

菩薩復言如尊前說我已捨我既自稱言我已捨我是則不名其實捨我若依分別未解

脫者彼不可言無有患累以是當知有患累處亦不可言得於解脫無我之處有我之患不可作異猶火色熱熱不離色色不離熱此二各體以先無故今若有者無有是處如我既然一切諸患悉皆如是此解脫已至於彼處還復被縛為以於智取境界故彼滅色已

但有於識彼知我識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名解脫是我悉檀境界大小如是知彼還得如是求勝處所以是義故何須分別此我非我如木如壁重重相捨既各重重有於智故故我思惟悉須放捨一切境界令得自利而

說偈言

業本二十二

六

重重次第悉皆捐

是乃名為捨境界

一切根塵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

尔時阿羅邏徒眾之中有一弟子白菩薩言大德瞿曇今來至此我等住處悉成好器又復得於八種自在菩薩報言此處云何得有自在

時阿羅邏止弟子言汝今且莫思量此事所以者何言自在者於諸事中能作決定不共他人無有等侶內身自證寂定得故乃生歡喜菩薩報言此事不然

阿羅邏言其義云何菩薩即言如是如是阿羅邏言仁者但說莫秘此語菩薩報言若依尊者說言此行無有迴也阿羅邏言仁者何故立於此問何處有疑菩薩報言我今心已厭離生故欲問真正

阿羅邏言仁者瞿曇欲得聞者我當為說凡欲開化於世間者即我是也唯有名字不生不老不退不還無邊無中無前無後是名為我自自在能入輪轉在於生死之內亦不暫住彼法非法彼天彼人及諸有趣彼能遠行彼能作乘乘彼乘者能渡深有海流轉去來能作生死亦能變化自在最勝最妙最大能作世主攝化一切

菩薩問言如此化者是有以不阿羅邏言我

業本二十二

七

唐

觀仁者所問音聲必欲不受如此之義或當
 仁者意不貪樂菩薩報言我無有患阿羅邏
 言大德瞿曇勿作疑心隨意所樂但自論說
 所向之義善思惟入以自明照若自見知不
 被他誑不受他教不隨他義如是證者名得
 自利餘人不能若不定心隨諸論師而取義
 意其智減損仁者聞已真正思惟各各讀誦
 觀察深義審自證知知已有疑隨意問我我
 當為說

菩薩復問尊者所言能化作世得自在者於
 是義中我心有疑阿羅邏言如仁者意此義
 不然菩薩復言我如是見阿羅邏言何因如
 是菩薩復言此緣唯一所以者何若自在化
 作此世者則不得依次第相生現見來者其
 煩惱輪不應如是次第而轉亦應眾生心不
 喜利而自然得應一眾生不得雜患應諸世
 人供養自在如父如母自餘諸天不得供養
 其貧窮人應不說彼所有毀辱善惡之業悉

應在彼應諸眾生無處依著應無處求應無
 所作世人應不如是思惟自在有也自在無
 也世人如是分別有無應作不作諸業應得
 自然果報彼自在天若行苦行得成自在世
 間亦應共受此業一切亦應俱名自在若彼
 無因作自在者無處無人非不自在彼若非
 是自在建立亦不名有豈可得言自在建立
 其阿羅邏讚菩薩言大德瞿曇智慧深遠善
 能顯示承受諸論總言總體悉以智力分別
 能知是故平等見諸悉檀真實之路願為我
 說莫辭疲勞慳惜法寶

菩薩復言我今應當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
 有多種仁者供養何由可遍然今仁者既為
 上首亦可堪能供養彼等菩薩復言尊者但
 當為我解說如此等義阿羅邏言彼等實勝
 於一切世間未有彼等先生仁者善意深自
 思惟為業在前為身在前菩薩報言此義云何
 阿羅邏言此是大患所以者何若業在前非
 業

本二十一

佛

身先者應不受身身應無業業自不生誰造此業若身在前非業先者應無有業若無有業何故復有衆生受身誰復有能開化世者彼應不損一定常存三界所縛是諸衆生生本能生自身若不能自在者其一切人所愛樂身應自具辦若自具者於一切處應當自有菩薩報言我如愚人求醫師療我今亦復不難此義

尔時衆中有一苦行是彼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善哉瞿曇尊師語言唯願仁者莫難其義如此之義計不須爭若其爭者此非利益仁但受取如尊師說菩薩報言我不難也但欲問彼相承所來須知其義彼仙人言隨此因緣仁者受持取其真義若欲生疑心中諍論是大非法未來得罪時彼苦行仙人弟子即說偈言

凡人聽受證稟時
心意不亂義乃定
若當持疑懷論曲
是則爭競覓人非

二彼求過即成怨
兩怨相爭口言惡
智者欲斷口業過
說理不作相競心
論義求勝是名貪
爭名伏他使人耻
多言顯過此大患
諂意聽義成自憍
慢心瞋恚其罪增
各說是非相毀咎
應作不作不作作
二相競故是大怨

業
集五
九
尔時菩薩聞是偈已語彼仙言實有如此相爭競過非道言無但我欲尋本來相承成就之事非故窮盡說是語已時彼仙人心猶不忍阿羅邏言大德瞿曇解脫道路仁者憎乎如此事緣非本來也菩薩報言若欲求彼解脫之時須如是求

尔時阿羅邏仙人弟子復作是言沙門瞿曇仁者離此欲求解脫徒損身耳菩薩報言人求世間無常樂故猶尚有乏况復欲求不還解脫時阿羅邏仙人弟子復更白言仁者今既言不還來可常行也菩薩報言今行之處既是意樂今至彼處當復何還阿羅邏言莫

行至彼莫還來此可不得乎菩薩報言希有此事尊者前說後受於有何故復言更不還也阿羅邏言實然仁者此大希有而彼真如寂靜之體無始無終無有邊際無初無後不定其行不可盡形然無相師禪定主者之所建立大梵天是

菩薩復言我今更問大仙尊者若劫盡時此諸大地及以叢林須彌山等帝釋宮殿悉被劫火之所焚燒尔時彼天復在何處是誰字誰云何語言功德果報云何而住又劫盡時諸物皆盡彼何不燒

尔時阿羅邏默然微笑時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智慧今既最勝仁者可不自知過去一切諸仙得正道也所謂尊者波羅奢羅仙人頗羅墮仙人阿須梨耶仙人跋陀那仙人迦妬娑陀那仙人陀那達多仙人達利多耶那仙人般遮羅波帝仙人阿沙陀仙人跋摩達多仙人那侯沙王子耶耶低仙人

韶波梨仙人波羅婆遮那仙人脾提阿仙人闍那迦仙人阿槃低國羅低提婆仙人闍那沙毗耶仙人提毗羅仙人毗陀呵毗耶仙人婆奴仙人提婆耶那仙人泥沙多那耶仙人耶若多那仙人尼耶薄都仙人呵梨低仙人跋闍羅婆睺仙人諸如是等一切仙人皆入日光而取正路

尔時菩薩報彼仙言今者既云入於日光求解脫者此義是何我今應當礼彼諸有我實不用如是自在是時菩薩作是語已内自思惟阿羅邏法非是究竟心不喜歡時阿羅邏仙人弟子量度既知菩薩心已即從坐起白

菩薩言仁者今於此法已外意欲更求勝解脫也菩薩報言我意願當證如是法無地無水無火無風及無虛空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相無安無畏無死無病無老無生無有非無有無常非無常非語言說無有邊際而說偈言

本無生老病死過 井及地水火風空

湛然三世無師教 常淨自然證解脫

尔時阿羅邏仙人聞是語已白菩薩言仁者瞿曇我今所有自證之法以向他人宣揚顯說仁者今亦自證此法向他人說我所解法仁者亦解如我今日作此眾師仁者亦堪如是之師瞿曇今可共我同心我等二人領此大衆教化顯示是時羅邏雖名為師但取菩薩平等行分自以半座分與菩薩供養菩薩隨於菩薩意所堪須供養之具生大歡喜最勝最妙心意熙怡遍滿其體不能自勝

尔時菩薩如是思惟此之法者不能令人得業行二十一

至涅槃亦復不能遠離諸愁越度煩惱不能寂定盡於諸漏而得神通又復不能自覺覺他作沙門行不能滅除諸惡煩惱所以者何行於此法唯生非想而作諸業故知此法非是究竟至極之果作是念已即便背捨羅邏而行而有偈說

菩薩思惟此諸法 其心不甚大喜歡

知非究竟好出身 即背羅邏而行去

尔時阿羅邏仙人徒衆即共菩薩分別相辭作如是言唯願仁者行行之處常得吉祥佛本行集經答羅摩子品第二十七

尔時於此閻浮提地復更別有一大導師名曰羅摩其命已終彼徒衆主即羅摩長子名曰優陀羅羅摩子主領彼衆其優陀羅常為彼衆說生非想非非想法近王舍城一阿蘭若林中而住是時菩薩遙聞其名勝前阿羅邏所說之法聞已思惟我今應當至優陀羅羅摩子邊行於梵行

尔時菩薩從阿羅邏居處而出安座而行度於恒河借問既知即到其所而白之言仁者優陀我於仁邊欲受教誨行於梵行時優陀羅告菩薩言大德瞿曇如我所觀見於瞿曇既是智人堪受我法而行梵行若欲受法行梵行時須順我法清淨業果而得行報

尔時菩薩於優陀羅摩子邊受法行行求
 沙門法沙門事故恭敬合掌白言仁者未審
 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界為我解說其優陀
 羅告菩薩言大德瞿曇凡取於相及非相者
 此是大患大癱大瘡大癡大闇若細思惟即
 得受彼微細有體能作如是次第解者此名
 寂定微妙最勝最上解脫其解脫果謂至非
 想非非想處我行於此最勝妙法其優陀羅
 又復更言於此非想非非想處過去之世無
 勝寂定現在既無當來亦無此行最勝最妙
 最上我行此行

尔時菩薩聞此法已思惟不久即證此法是
業 行集三十一 十一 供

時菩薩從於彼邊隨口所出聞已心信隨順
 彼語而作是念如此之法我亦可得我亦可
 知實語無虛我今所可見即能見知即得知
 復語於彼優陀羅言非但仁者昔父羅摩獨
 有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彼獨有精進
 正念禪定智慧我今亦有乃至智慧我於今

者行彼法行學於羅摩自證法已為他顯說
 知彼法故見彼法故更欲求勝

尔時菩薩證是法已白優陀羅摩子言仁
 者父昔於此非想非非想處自證知見向他
 說耶優陀羅言大德瞿曇我父如是菩薩報
 言仁者優陀我今已通證知奉行其優陀羅
 白菩薩言大德瞿曇若其然者仁與我父羅
 摩無異大德瞿曇仁今若知此等諸法已奉
 行者可如我父羅摩仙人領此大眾教示宜
 通時優陀羅既自修行梵行不闕但取菩薩
 同行建立菩薩若同法智增上供養最勝供
 養菩薩心生歡喜不能自勝

尔時菩薩語優陀羅作如是言仁者此法不
 能究竟解脫諸慾滅於煩惱寂定一心盡諸
 結漏及諸神通成沙門行到大涅槃此法還
 迴入於生死所以者何既生非想非非想處
 報盡還迴入於煩惱作是語已其優陀羅白
 菩薩言大德瞿曇可不聞知我父羅摩雖證
業 行集三十一 十三 供

此法而一切處不覺不知已生非想非非想
故而還來入於生死者無有是處不取後生
亦復不見生之處所其優陀羅雖得如是寂
靜之法奢摩他行而不辦求最上勝法唯口
稱言我父羅摩作如是說菩薩如是思惟此
法非是究竟我今不應專著此法捨優陀羅

即便背行而有倡說

菩薩思惟觀此法

羅摩往昔雖復行

既非解脫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捨去

佛本行集經勸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上

尔時菩薩從優陀羅羅摩子處辭別而行安

庠漸至向般茶婆山

隋言黃
白色

到彼山已於山

麓間求平整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端身住
心正念不動譬如有人頭上火燃急疾速滅
而擲於地是時菩薩心求斷除煩惱邊際亦
復如是尔時菩薩內心如是思惟籌量我於
何時當得散此大煩惱聚我於何時當得破
此大愚癡蔽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

諸眾生在生死復於何時悉令解脫如是
念已威德懾然時彼山中多有雜人或取草
柴拾乾牛糞或復捕獵耕墾作田或放牧人
及行道路彼等諸人遙見菩薩在般茶婆山
樹下坐猶如雜寶妙金像光見已各生希有
之想共相謂言汝諸仁者此非常人從何方

來到於是處或言此是般茶山神或言此是
般茶婆山所居仙人或言此是何處神明或
言此是毗富羅山所護之神或言此是耆闍
崛山守護之神或言此是大地之神從地踊
出或復有言此是虛空上界天子來下於此
我等如是心各懷疑何以故此神身體光明
熾盛威德巍巍遍照此山猶如日月光明遍
照諸娑羅樹華悉開敷此非是人人之光明
不能顯現如是之事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七

業

卑觸

上俗
下正 懶惰

上郎
下徒 穿反

皆

音
反 坻

詔

似
照

及脾類弥 祁渠夷 耶若 湛然 熙怡
上許之反 山麓 捕獵 耕墾
下余之反 鹿下音 良上音 友下音 音
目下音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三

業

隋天竺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勸受世利品中

尔時菩薩過是夜已於晨朝時正著衣服從
 般荼山安庠而行至王舍城為乞食故觀諸
 陰等苦空無常欲求無餘大涅槃故視地一
 尋調伏諸根所染著處皆悉除斷不令點汗
 復作是念我今乞食無有鉢器若我得食於
 何處盛是時菩薩左右前後求器未得忽見
 一處有大華池見已即語傍一人言仁者汝
 可乞我此中池蓮藕葉彼人聞已即便入池
 取彼藕葉以奉菩薩是時菩薩受彼藕葉向

城乞食時王舍城內外人民觀見菩薩如是
 詳審復見菩薩威神巍巍見已各生大希有
 心共相謂言此是三目大自在天來至於此
 其中或有遠行諸人欲營事故至於他方彼
 等既見菩薩還迴向菩薩所或復有人欲造
 作事中道既見菩薩形容便捨其業來向菩
 薩若有坐人見菩薩已不覺自起速疾來詣
 向菩薩所或復有人合十指掌恭敬一心向
 菩薩者或復以頭禮菩薩者或復有以微妙
 音聲讚菩薩言善來善來時王舍城所有人
 民見菩薩者無有一人不生歡喜愛樂之心
 其王舍城或多舌人亂言綺語彼等諸人在
 菩薩前默然而住隨菩薩行又王舍城周巾
 四方或男或女丈夫婦人欲營餘者悉捨來
 看生希有心觀看菩薩眼目不瞬所觀菩薩
 支節面額眉目有項手足行步於一一處各
 皆愛樂不能更觀其餘處相
 尔時菩薩盛壯少年可喜端正興樂華艷華